

劍文藝

如風



劍·文藝·人民

胡 風 著

# 劍・文藝・人民

著 者

胡 風

發 行 者

應 非 村

出 版 者

記  
上海漢陽路一  
一五六弄一一號

• 一九五〇年十月初版 •  
• 一九五三年四月三版 •



## 序

這裏所收的是戰爭勃發以後到一九四一年夏間，將近四年間的短文，除了若干篇雜文，一篇獨立印成小冊子的論文，若干篇無從找到的以外，這個期間的文字就全在這裏了。

將這點文字底份量和偉大的將近四年的時間相比，不用說是非常寒愴的，如果將這和千千萬萬的戰士們底出死入生的戰鬥相比，那就更加惶愧無地了。但我也略有可辯解的一點：雖然說不上參加了偉大的民族戰鬥，但也並沒有取巧或者偷懶。在這個期間裏面，我用着全力支持了一個刊物。

能有洞燭一切的巨眼和凸現萬象的偉力，爲文如噴泉四射，使自己成爲民族底也就是文苑底驕子，當然是可以慰人自慰的；但如果不能做到，退

而爲這文苑底建設工程搬運一瓦一石，從這搬運工作裏面寄付着對於民族解放鬥爭的一瓣微忠，也應該是雖然微末但却並非毫無用處的罷。我爲了一個小小刊物幾乎用去了四年間的全力，就是由於這一點信念。我景仰能夠以拿破崙比擬的用筆的英雄，因而願意替這樣的英雄底將壇搬運一點泥土；我相信新文藝將有一個光華燦爛的將來，因而願意架起一道通到這個將來的，雖然太小但也許可以是聊勝於無的暫時應急的橋樑。

然而，雖然是一名小工，對於總的工程也自有他的窺見。全豹底一班似的理解，和匯成火山的一滴鎔岩似的熱衷，所以，有時情不自禁，有時迫於要求，不能不在忙亂中寫了一點。當然，膚淺是非常膚淺，粗糙是非常粗糙的，但在作者自己，總算是對於現時代的文藝性格的一點探求。如果抽得出時間而且努力，把這些綜合，從這些深入，也許能夠得到比較相關的具體一點的描寫，但目前既無法做到，就先把這些集成和讀者相見罷。世上當不乏不擇細流的大家和胸懷闊大的讀者，對於他們，作者底處境一定可以得到體諒，作者底零亂的理解也或者可以略供參考罷。

但對於文苑裏的若干高士們，那情形當然要兩樣，例如那個小刊物罷，在我自己，總算是拿出了能夠有的真誠的，但却常常莫明其妙地受到了明暗暗的譏諷或咒罵。有的竭力不提到它，認定文壇上根本沒有這麼一個微小的生命，有的一提到它就擠擠眼，扁扁嘴，有的則說是編者侵犯了文壇或者想造成宗派……我雖然不會軟弱到被他們所移，但也不會冷酷到把他們完全視為烏有，但工作佔住了手，而人心不同又各如其面，老老實實的解釋，對於他們既然無效，對於讀者又沒有必要，所以十九都置之未理。現在，這個小刊物早已從文壇上消失了，但我還要把有關它的幾則文字也附錄在這裏。對讀者，它略略訴說了一個微小的努力是由於怎樣的願望，採取了怎樣的方法，經過了怎樣的旅路，多少可以作為「前車之鑒」。在我自己，那是一個悲歡離合的紀念：在這個期間鼓勵了我，幫助了我的人們，有的已經戰死沙場，完成了神聖的使命，有的固守陣地，各各地在艱苦裏奮力作戰，有的匯入了鬥爭主流的大海，甚至彼此斷了消息，也有的別圖發展，視往日的貧賤之道為蠢事，視往日的貧賤之交為令名之玷……對於崇高的死者，

這裏寄寓了誠懲的追悼，對於忠貞不渝的生者，這裏寄寓了懷念的問訊，對於穿捷徑而去的黠者，這裏也寄寓了決絕的告別。

一九四三年，二月十日之夜，記於桂林。

胡風

## 目 次：

• 一九三七年

願和讀者一同成長.....三

關於魯迅精神的二三基點.....六

大衆化問題在今天.....十

論戰爭期的一個戰鬥的文藝形式.....十五

• 一九三八年

關於創作的二三理解.....二八

高爾基底殉道與我們.....三三

民族戰爭中的國際主義 ..... 三〇  
論持久戰中的文化運動 ..... 三一

• 一九三九年

- 略觀抗戰以來的詩 ..... 一  
理論與理論 ..... 二  
寫在昏倦裏 ..... 三  
關於造型藝術上的現實主義——感 ..... 五  
願再和讀者一同成長 ..... 六  
民族革命戰爭與文藝 ..... 七  
高爾基在世界文學史上加上了什麼？ ..... 九  
東平著「第七連」小引 ..... 一〇  
斷章 ..... 一一  
「過客」小譯 ..... 一二

• 一九四〇年

關於詩和田間底詩

三九

今天，我們的中心問題是什麼？

一五

從「劇本荒」想起的

一六

文學史上的五·四

一七

民族戰爭與我們

一八

• 一九四一年

一個要點備忘錄

一九

民族戰爭與新文藝傳統

二〇

為一個外國刊物寫的自傳

二一

曹白著「呼吸」小引

二二

如果現在他還活着

二三

作為思想家的魯迅

IV

「七月」編校後記(附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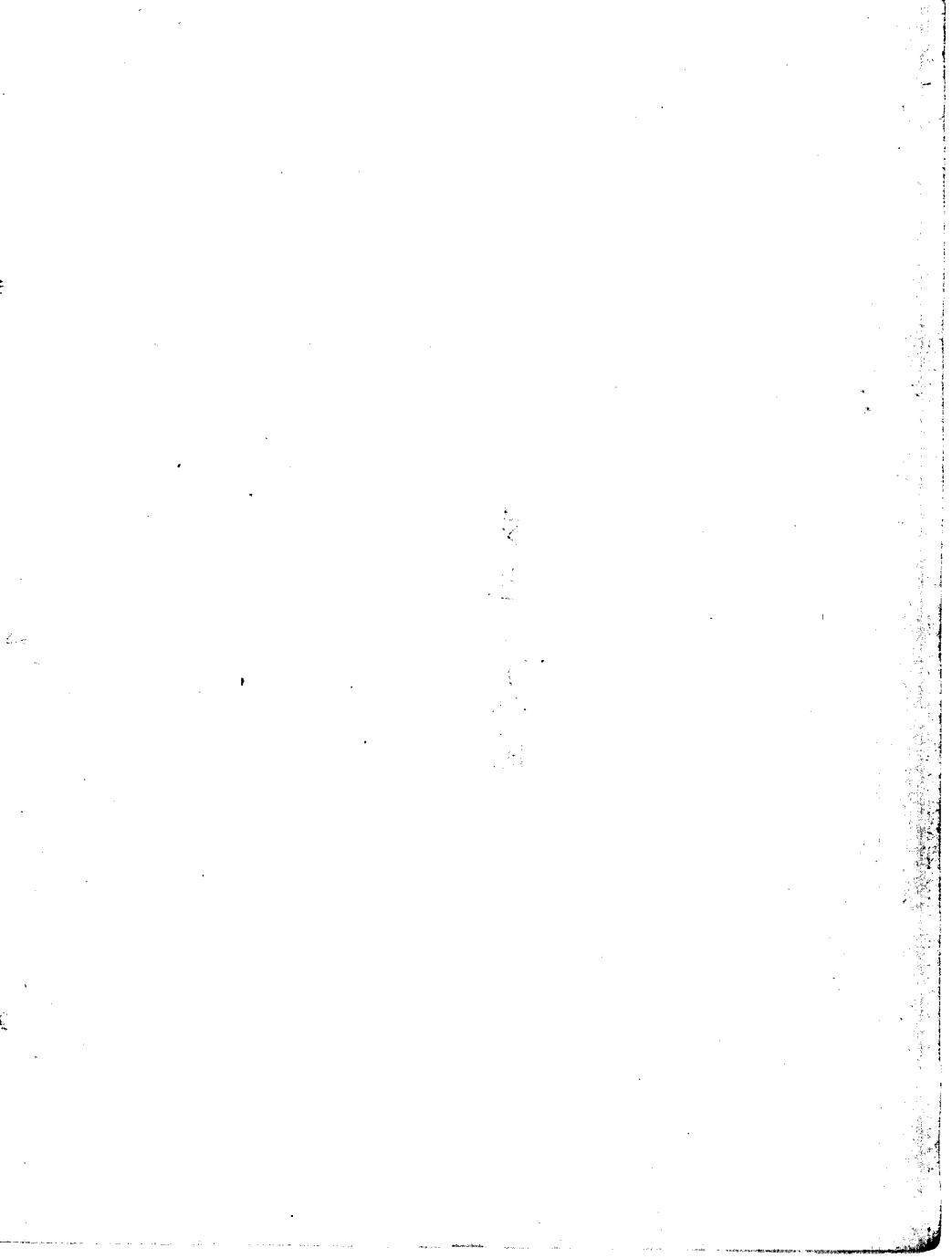
一四〇

重排後記

三三

胡風批評論文集之三：

劍·文藝·人民



## 願和讀者一同成長

——七月代致辭

問。

當這一本薄薄的雜誌送到讀者手裏的時候，我們曾經費去了一個月以上的籌備時間。

有人說，在這樣的緊急關頭，應該放下筆來。然而，我們沒有。不但沒有，爲了得到用筆的機會，還不得不設法越過了種種的困難條件。

中國的革命文學是和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鬥爭（五·四運動）一同產生，一同受難，一同成長的。鬥爭養育了文學，從這鬥爭裏面成長的文學又反轉來養育了這個鬥爭。這只要看一看九·一八以後中國文學的蓬勃的發展和它在民衆精神上所引起的巨大影響，就可以明白。

在今天，抗日的民族戰爭已經在走向全面展開的局勢。如果這個戰爭不能不深刻地向前發展，如果這個戰爭底最後勝利不能不從抖去壓害民族活力的死的渣滓，啓蒙蘊藏在民衆裏面的偉大力量而得到，那麼，這個戰爭就不能是一個簡單的軍事行動，它對於意識戰線所提出的任務也是不小的。

中國社會好像一個泥塘。巨風一來，激起了美麗的浪花也掀起了積存的污穢。這情形現在表現得特別明顯。

不錯，在今天，可以說整個中華民族都融和在抗日戰爭的意志裏面。但這是一個趨勢，一個發生狀態，穩定這個趨勢，助長這個發生狀態，還得加上堅苦的工作和多方面的努力。意識戰線的任務就是從民衆底情緒和認識上走向這個目標的。

發刊一個小小的文藝雜誌，却提到這樣偉大的使命，也許不大相稱，但我們以為：在神聖的火線後面，文藝作家不應只是空洞地狂叫，也不應作淡漠的細描，他得用堅實的愛憎真切地反映出蠢動着的生活形相。在這反映裏提高民衆底情緒和認識，趨向民族解放的總的路線。文藝作家這一工作，一方面要被壯烈的抗戰行動所推動，所激勵，一方面將被在抗戰的熱情裏面湧動着生長着的萬千讀者所需要，所監視。

工作在戰爭怒火裏罷！文藝作家不但能夠從民衆裏面找到真實的理解者，同時還能夠源源地發現在實際鬥爭裏成長的新的同道和伙友。

我們願意獻出微力，在工作中和讀者一同得到成長！

（一九三七年，十月八日，沙口。）

## 關於魯迅精神的二三基點

——紀念魯迅先生逝世一週年

魯迅先生逝世以後，全國哀悼的怒潮比什麼都更雄辯地說明了他的戰績底偉大。但有人說：魯迅沒有創造出一個完整的思想體系。

不錯，魯迅一生所走的路是由進化論發展到階級論。在初期，他相信社會一定會從黑暗進到光明，在自然科學裏面找着了對一切黑暗勢力反抗的根據，但到了後期，他的思想裏的物質論的成份漸漸成長明確。進化論也罷，階級論也罷，這都不是魯迅本人所創造的「思想體系」，但如果離開了人類數千年的歷史所積蓄起來的人類智慧底寶貴的路線，獨創地弄出一個什麼思想體系，那即使不是大同書的康有為，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的梁漱溟，至多也不過是一個森林哲學的泰戈爾或不合作主義的甘地罷了。魯迅生於封建勢力